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为平等而密谋

上卷

[法] 菲·邦纳罗蒂 著





2 023 0656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为平等而密谋

——又称巴贝夫密谋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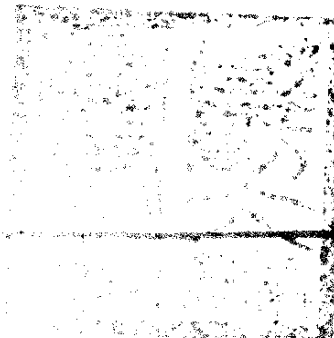
[法] 菲·邦纳罗蒂 著

陈叔平 译



商务印书馆

198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为平等而密谋

——又称巴贝夫密谋

上卷

〔法〕菲·邦纳罗蒂 著

陈叔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448-8/D·27

1989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84 千

印数 2,600 册

印张 8³/₄ 插页 4

定价: 4.25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年2月

译者说明

本书是论述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所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及其理论学说的基本著作。作者菲·邦纳罗蒂是平等派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巴贝夫主义的忠诚的捍卫者。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实际上是邦纳罗蒂的回忆录，作者在这卷里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力求忠实地追述了平等派密谋的产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下卷开头部分是作者对这次密谋案件的审判过程所作的详尽的记述，接着是作者长年累月苦心收集到的有关这次密谋的珍贵资料，一共 30 个文件，占了这卷绝大部分篇幅，因此这卷基本上是一部文献集。本书初版于 1828 年，这个中译本是根据法国社会出版社 1957 年的法文原本翻译的。原书中乔治·勒费弗尔的序言和让·多特里编的书目，也一并译出，供读者参考；原书正文中凡由勒费弗尔在一系列人名后用括号附加的真名实姓，考虑到下卷中已附有人物化名还原表，为保留原书面貌，予以删略。

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俄译本和英译本，并根据苏联 1963 年出版的俄译本，补译和收编了以下材料：

（一）邦纳罗蒂在原书中声明没有找到的两个文件，即《对于我们的两个宪法的意见》和《法国人民反对其压迫者的呼声》；

（二）“第十四号文件”中原被删节的段落；

(三) 邦纳罗蒂和巴贝夫的传略;

(四) 苏联史学家达林所作的注释(以〔 〕号表示,附于书后)。

至于作为俄译本序言、由沃尔金写的《“平等派”运动及其社会思想》这篇重要文章,已由本人在多年前译出,现已编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因此本书不再收编。

本书上卷全部和下卷大部系本人所译,端木美翻译了下卷第十二号至廿七号文件(除第十四号文件中根据俄译本补译的段落外),校阅了下卷中有关密谋审判案的译稿,并且作了一个书目补编。全书最后由本人统一校订。

上卷的部份译稿在定稿前曾蒙湖南省委党校李志遼教授审阅,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还有,商务印书馆郭一民、陈森、狄玉明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和编辑加工做了大量的工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本书的问世是难以想像的,在这里也一并致以由衷的谢忱。

陈叔平

一九八五,二,二十

目 录

乔治·勒费弗尔的序言·····	1
作者原序·····	9
法国革命时期各政党及其性质·····	13
利己主义的制度·····	16
平等的制度·····	17
平等制度的假朋友·····	19
平等派的努力及其成就·····	20
平等派的胜利·····	22
1793年5月31日以前国民公会中的贵族·····	22
平等之友反对制订宪法·····	23
1793年5月31日的密谋·····	25
法国的民主制是什么·····	27
国民公会中少数忠于平等制度的朋友·····	28
罗伯斯比尔所宣布的权利宣言·····	29
1793年宪法·····	30
革命政府的由来及其动机·····	32
革命政府的奇迹·····	34
有利于平等和国民风尚的立法措施·····	36
在维护人民的最高权力上制造恐慌的派别——阿贝尔派·····	38

跟前者狼狈为奸、杀害平等之友、野心勃勃的利己主义	
者派别——丹东派·····	39
美德被称为邪恶和专制·····	41
革命政府变成社会的灾殃·····	42
平等之友要求 1793 年宪法并遭到失败·····	43
巴黎的监狱——为平等而密谋的策源地·····	45
被囚禁的爱国者的精神状态和日常作业·····	47
共和三年——即 1795 年的宪法·····	48
平等之友对该宪法的意见·····	48
平等之友的抗议·····	50
关于人民通过共和三年宪法的谎言·····	51
清洗国民公会的成员·····	51
革命的敌人的希望·····	52
用更换三分之一代表的办法来束缚人民·····	52
平等之友保护国民公会的非法成员·····	53
国民公会代表的新的叛变行为·····	55
爱国者恢复自由·····	56
他们的错误·····	56
他们的分裂·····	57
平等派的最初几次会议·····	57
新政府的意图·····	61
政府赞成爱国人士的集会·····	61
爱国人士和人民的情绪·····	61
平等派的慎重态度·····	62

先贤祠协会的建立	63
协会的组织情况	63
先贤祠协会会员的意见分歧	64
协会跟人民的联系	65
人民法令	65
对巴贝夫的迫害	65
设在阿马尔家里的委员会	66
委员会对共和三年政府的看法	66
私有制——奴役制的根源	67
土地法和反奢侈法的缺陷	69
社会的最终目的——劳动平等和享受平等	70
罗伯斯比尔是这种平等制度的朋友	71
建立平等制度的障碍	71
1793年宪法是通向平等的道路	72
这个宪法的缺点	73
共和派实行联合的要点	73
用以取代共和三年政府的政权	74
委员会的解散	75
其他类似的团体	76
先贤祠协会所表现的民主精神	77
这个协会的宣传家们的困难处境	77
民主原则在人民当中重新确立	78
先贤祠协会的活动	78
从国家财产中拨出10亿分给祖国的保卫者	79

协会对巴贝夫的关注	80
先贤祠协会的分裂	81
指券、出版自由、陪审员	82
协会所持的谨慎态度	82
排斥国民公会成员	83
旬日节	83
政府对先贤祠协会会员的仇视	85
协会会员的热情	85
朗读巴贝夫的作品，协会被取缔	86
政府的背信弃义	87
对爱国者的新的迫害	88
巴贝夫由于敢作敢为而树敌众多	89
巴贝夫酝酿解放人民的方案	90
一个秘密的救国督政府的成立	90
代表们及有关他们的指令	91
秘密督政府成员及其政治学说	92
密谋家的最终目的	93
人民，秘密督政府的目标和手段	93
秘密督政府希望确立 1793 年宪法	94
秘密督政府对该宪法的意见	95
真理是人民起义的原动力	96
人民协会在巴黎大量建立	96
12 名革命代表的选拔	97
军事代表	99

格里泽尔·····	100
民主主义的论著·····	101
人民的贫困·····	102
起义精神的发展·····	103
秘密督政府的活动·····	103
用以代替现政权的权力机关·····	104
在立宪制度建立之前所需要的政权·····	104
召集国民公会·····	106
反对意见·····	106
由巴黎起义者任命的临时权力机关·····	107
这种制度完全跟人民的最高权力协调一致·····	108
专政被否定·····	109
应向起义的巴黎人民推荐的由每省选派一名民主人士组 成的机关·····	110
秘密督政府为使人民变得比军队更为强大而采取的办法·····	111
里昂的共和派·····	111
巴黎的大骚动·····	112
政府中的两派·····	112
平等制度的假朋友想把旧贵族分子排挤出政权机关·····	113
他们试图把爱国者和人民笼络在自己周围·····	114
秘密督政府捣毁了这个陷阱·····	114
由被排挤的国民公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115
秘密督政府使该委员会的努力徒劳无功·····	115
平等制度的假朋友跟旧贵族联合起来反对民主派·····	116

督政府的反对民主派的文告·····	116
违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	118
对民主派进行新的迫害·····	119
自由之友的愤慨·····	119
秘密督政府使他们不能忍耐的心情平静下来·····	119
有关起义的若干措施·····	121
起义法令·····	122
起义法令中关于分配财产的规定旨在导致公有制·····	123
巴黎人民在推翻专制制度以后的集会·····	123
新的国民会议·····	124
应当提请起义的巴黎人民批准的法令·····	124
警备团的起义·····	125
警备团的解散·····	126
爱国人士收容该团士兵·····	126
共和四年花月 11 日召开的军政会议·····	128
军事委员会·····	129
关于利用保王党人来协助民主派的事业的建议·····	129
关于行刺督政府成员的建议·····	129
密谋家蔑视金钱·····	130
罗西诺尔和菲昂主张让山岳党人参加秘密督政府·····	131
山岳党人试图控制起义·····	132
德鲁埃跟密谋家取得联系·····	132
秘密督政府举棋不定·····	132
秘密督政府决定跟山岳党人联合·····	135

联合的条件·····	135
山岳党人的使者谒见秘密督政府·····	136
山岳党人的拒绝·····	136
秘密督政府的答复·····	137
爱国人士感到不安·····	138
秘密督政府跟山岳党人委员会的联合·····	139
关于起义的若干问题·····	139
格里泽尔的叛变·····	140
格里泽尔的告密·····	140
密谋家在德鲁埃家里开会·····	141
秘密督政府的报告·····	142
山岳党人再一次表示赞同·····	144
军事委员会的报告·····	144
会议的决定·····	145
警察包围德鲁埃的寓所·····	145
格里泽尔宽慰密谋家们·····	145
代表们在马雷萨尔家里召开的会议·····	146
代表们的建议·····	147
军事委员会要求代表们提供新的情报·····	148
民主派的力量·····	148
人民的不满和急不可待的情绪·····	149
专制制度的力量·····	149
人民的能量·····	150
督政府成员巴拉斯表示愿为密谋家效劳·····	150

起义命令	151
给予穷人住宅和衣服	154
惩治叛逆者	154
山岳党人的暧昧举止迫使人们采取新的防范措施	155
有关起义的各项命令应当获得人民批准	156
关于起义委员会参加新政权问题的讨论	157
对起义以后的巴黎情况的看法	159
外省	160
平等的立法和过渡的法律	161
一切财产都属于人民所有	161
人人都有幸福生活的权利，人人都有劳动的平等义务	163
为生活所必需的农业和手工业	163
公民的划分	163
划分应当从公共教育开始	164
富裕——共同劳动的目标	164
劳动是由法律调节的一种职能	164
减轻繁重的劳动	165
享受的平等	166
在一个幅员广表的国家里实行公有制的好处	167
财富的平等分配	168
对外贸易	169
用益权	169
老年人和丧失劳力者	170
人口增长的有利条件	171

这种制度较诸古代制度的优越性·····	171
居民的重新分布·····	172
大城市的衰落·····	173
简单朴素的住宅·····	174
庄严雄伟的公共建筑·····	175
家具和衣着·····	175
改革的幸福后果·····	176
非生产性的活动·····	177
良好的道德·····	177
教育——道德的源泉·····	178
不能分配的工作·····	179
管理公共事务和保卫祖国是全体公民的事情·····	179
一个通晓管理艺术的阶级的危险性·····	179
行使立法权应当成为全体公民的事情·····	180
为享有选举权而应具备的年龄和能力·····	181
取得公民权必须经过人们的同意·····	182
行使最高权力的人民会议·····	183
政府的组成及其活动·····	183
民众集会是休息和竞赛的场合·····	184
每个公民都是一名士兵·····	184
教育儿童热爱祖国和真正的荣誉·····	185
青年人经常驻扎在国境上·····	185
军事制度·····	186
军事制度所产生的活动·····	187

全民入伍易于实行·····	187
意外事件及其预防措施·····	188
军队的给养·····	190
非常的资源·····	191
防范肆意发动战争的措施·····	191
尊重各国人民的权利·····	193
公民经常举行集会的好处·····	193
四种会议·····	194
庆祝会·····	195
批评会·····	195
对公职人员的评议·····	196
对死者的评议·····	196
纪念日·····	197
游艺和戏剧·····	197
神明与灵魂的不灭·····	197
共和国各部分之间的联系·····	198
公民之间的联系·····	200
庆祝会·····	200
建立政权的必要性·····	201
立法权属于人民·····	201
外国人·····	203
人民最高权力会议·····	204
中央立法者会议·····	205
民意维护者·····	205

法律的制定·····	205
防止立法者会议违法侵权的保障·····	206
立法者会议的权力的划分·····	207
立法机关分散的好处·····	207
人民应当避免犯错误·····	207
参议院·····	208
参议院的初创·····	208
不可侵犯的原则·····	209
对宪法的修改·····	210
享受平等权利的人民只需要少量的法律·····	210
领导农业和有用的手工业是最高权力机关的主要职能之一·····	210
行政机关·····	211
一个好的行政机关应具备的条件·····	211
对 1793 年宪法的补充·····	212
各级管理机关的性质和目的·····	212
把民政职能跟军事职能结合起来·····	213
公职人员的花费不高于普通公民·····	214
朴实的风尚是公职人员忠诚的保障·····	214
社会公职的阶梯·····	215
在改革初期只能把职权委交给革命者·····	215
逐步前进·····	216
教育——实行改革和保持改革的手段·····	216
社会应当领导教育·····	217
男女有别·····	217

国家教育·····	218
公共教育·····	218
平等教育·····	219
教育应由高级机关来领导·····	219
对儿童的关心·····	219
男女两性的天生差别·····	220
教育的目的·····	220
身体·····	221
教育院的设施·····	221
心灵·····	221
工艺美术·····	222
才智与科学·····	223
女子教育·····	224
军事训练·····	225
教育会议·····	226
出版自由·····	226
工艺和科学带来的好处·····	227
从工艺和科学中产生的恶果·····	228
反对意见·····	229
起义以后所采取的初步措施·····	231
告法国人民书·····	232
总特派员·····	235
模范学习班·····	236
社会精神与人民协会·····	236

革命法令·····	236
管理法令·····	237
军事法令·····	237
教育法令·····	238
经济法令·····	239
民族节日法令·····	241
循序渐进地实施宪法·····	242
密谋家们的被捕·····	243
注释·····	245

乔治·勒费弗尔的序言

邦纳罗蒂这部著作于 1828 年在布鲁塞尔问世，此后被译成好几国文字。在我国，它重新唤起人们对平等派密谋的回忆，并且对以布朗基的名字为标志的革命观点起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部名著却很少再版，因此可以预料本版将会受到欢迎。邦纳罗蒂在本书中对法国革命作了简略的回顾，从中揭示出平等派与革命的密切联系；同时，他在书中所作的叙述和他所公布的文献，展示出平等派描绘未来社会的若干方面的起义计划的轮廓。总之，读者似乎会得出巴贝夫主义是共产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环节这样的结论。

I

1789 年，第三等级压倒了贵族阶级，废除了领主的权力与种种特权。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宣布：法国人从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那些随即获得无套裤汉这个称号的人们，很快就发现：新秩序保留着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并且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治和经济的主宰权，从而不能使他们摆脱受奴役的地位。在这种阶级的冲突中，邦纳罗蒂和巴贝夫投身于人民的事业。不过，资产阶级当中的一部分人，即山岳派和雅各宾派，在跟勾结外国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时，依靠无套裤汉的帮助取得了政权，因而他们所建立的革命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同盟者的共同愿望。邦纳罗

蒂念念不忘地提到救国委员会保障了革命的胜利，他所关注的正是其著作的社会影响；他把革命的胜利归功于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而认为热月九日中断了共和国的民主发展，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对那位不可腐蚀者的缅怀竟达到肃然起敬的地步，以致使读者以为罗伯斯比尔派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而没有看到罗伯斯比尔派跟他们的同僚们联合起来镇压忿激派和通常被称为艾贝尔派的那些人民领袖，并不惜为此牺牲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力量。

这种对共和二年的传统的眷念之情，至少可以说明它对平等派密谋的感染之深。这些共产主义者不惜跟热月九日政变后失势的国民公会成员进行合作，以便联合起来重整人民阵线，当然在这样做时并非毫无嫌恶之感；他们象革命时期的组织者那样组织起秘密社团，以准备起义；他们采用了同样的宣传手段：报纸，小册子，俱乐部；他们试图争取军队的力量，如同人们在1789年中所成功地做到那样；为了吸引群众，他们决定一旦革命成功，第一项工作就是把国民公会曾经允诺的价值十亿法郎的国家财产分配给祖国的保卫者，并实施关于把嫌疑犯的财产分配给贫民的风月法令。由于主要着眼于分配，他们的共产主义显示出共和二年经济制度的特点：课税、征用和配给制。

II

然而，无论这种传统的渊源是何等明显，超越之处还是不少的。罗伯斯比尔派和他们以前的其他革命派，都曾渴望有产者大量涌现，因为在他们看来，财产不仅是个人自由的保障，而且是社会和平与资产阶级的安谧生活的保障。热月九日以后，邦纳罗蒂和

巴贝夫则把这点看作是明显的失败，此外，他们把有产者人数的增加看成不过是养痍成患而已：社会的不平等是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和继承的结果。日益深重的灾难，使他们感到除求助于公有制外，别无良策。

作为理论家，他们必须一马当先鼓吹这种制度。在18世纪，卢梭、摩莱里、马布利等就曾赞美过这种制度，而他们的先驱者则可追溯到古代。但是，这些人在描绘乌托邦的同时，没有任何人提出一项把所描绘的东西付诸实现的行动计划。1789年以后，资产阶级很害怕“土地法”。“土地法”一词取自罗马史，当时罗马共和国曾多次把它通过征服和没收所得的土地分配给士兵和贫苦公民；而如今受到人们谴责的土地法已大不相同，它是要把私有财产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分配。国民公会宣称要对宣传这种作法的人处以极刑。直到1848年，以至更晚一些，社会主义者还把“瓜分者”这个绰号视为莫大的嘲弄。在1792年的时候，不能排除巴贝夫具有“瓜分者”的思想倾向；但是到共和四年，他却否定了土地法，原因是鉴于实行瓜分以后，不平等现象还会通过各种途径立即重新出现。这样，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并借助于革命的经验，共产主义便俨然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案。然而，平等派并不满足于对乌托邦进行新的描绘，他们制订了一个执行计划，从而使共产主义得以第一次列入历史事件。

III

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其主要兴趣在于平等派为实现自己的方案所设想的措施的新颖之处。平等派一致认为，大多数人对于

使他们受苦受难的制度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并把这种制度看成是永恒的，所以他们不会自己起来争取一种新的制度，或者，至少对未来的革命抱犹豫不决的态度。在征求他们的意见之前，最好是先实行改革，让他们有时间去认识这种改革的好处。因此，平等派决定建立自己的专政。他们没有否定选举的民主，而是推迟发挥这种民主的正常职能：巴黎起义者选出一个代表会议，由每个省派一名代表参加，这些代表的候选人由平等派的委员会提名。在一切地方，官员完全从革命者当中选拔。在未来，只有那些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公社和参加公有制的人，才能取得公民的资格，其余的人则一律被斥为外国人。外国人是赋税的唯一担负者，如果他们受到怀疑，便随时可能被拘捕。不难看到，这也就超越了像雅各宾派和罗伯斯比尔本人所设想的那种政治民主，另外，人们从这些方案中可以看出未来社会的萌芽。在1848年的时候，布朗基主张推迟选举并建立临时的革命专政。如果人们认为平等派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就错了；因为他们所依靠的无套裤汉，是包括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和已有不动产的农民在内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邦纳罗蒂这本书是否就没有给列宁——正像给布朗基那样——提供构思的主题。

我们已经看到，平等派预定要对顽抗者采取强制的办法。但是，他们没有摆脱机会主义；邦纳罗蒂没有忽略分配答应给祖国保卫者的国家财产和风月法令所针对的嫌疑犯的财产，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制造新的有产者，从而跟建立共产主义相抵触。然而，他们的对策是取消继承权，并在安排好现状的情况下，准备实现一种循序渐进的演变。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他们的专政并不意味着对社

会结构实行一种全面的和匆促的突变；这样一种前景，迎合了那些迫不及待地希望立即改善自己日常生活的人的心理。然而，平等派深谋远虑地要发挥的是一种示范和说服，尤其是对青年进行教育的作用。

IV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邦纳罗蒂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简直充满着空想和争端。人们对于他在劳动组织上所持的见解暗暗吃惊，并倾向于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公社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并在用益权的名义下，把生产资料留在迄今使用它们的那些人手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农民会停止在分配给他们的那块土地上进行个体耕作，或是手工业者会离开他们的作坊而到工厂去。这不是一种生产的共产主义。然而，所有生产者都要把他们的劳动成果交给公共仓库，以便在消费者当中进行分配，而行政官员则应根据法律的规定，保证每个人享受一种富足而又朴实的生活。邦纳罗蒂所坚持的就是这样一种分配的共产主义，它既带有共和二年对生活必需品局部地实行国有化的痕迹，又带有在平等派准备活动时期人民大众阶层所遭受的物价高昂和食品匮乏的烙印。总的说来可归结为：他们对时局感到关切，而没有对经济发展的步骤进行分析；他们对企业主的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深恶痛绝，但没有估计到后者在追求经济集中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因为这种集中组织起了共同劳动，从而使生产的共产主义成为可以想象的东西；因为这种集中对生产的共产主义进行合理规划，实行机械化，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这种生产将使分配的共产主义摆脱定量配给的

局限方面。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共产主义一再被人们作为一种纯粹的农业共产主义来介绍,这是不足为怪的。事实上,他们津津乐道对“土地果实”的分配;邦纳罗蒂还期望在新社会里,城市失去其重要性以至消失。但是,实际上,他们对手工业者和农民一视同仁,并请科学家发明机器,他们认为机器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对劳动者是危险的,因为它加剧了失业现象,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则有助于减轻他们的劳动。

更有理由强调指出他们对知识分子所持的怀疑态度——除非这些知识分子能够立即发挥作用。邦纳罗蒂并不排除文学和艺术的实践,但他只不过把它们看作闲逸之举。对于他和巴贝夫来说,体力劳动是人人应尽的义务,那些特别繁重和令人厌烦的活儿也应毫无例外地由每个人轮流担任。巴贝夫在他的报纸《人民护民官报》上表露出对知识分子的公开敌视,他谴责“才能的神话”,并提出“没有任何东西证明高于个人需求的报酬是正当的”,因为胃的需求对于人人都是一样的。《平等派宣言》的提法则更为激进:“如果必要的话,让一切工艺都消灭吧,只要把真正的平等留给我们就行了”。有时,甚至连科学研究也莫名其妙地遭到蔑视:在承认“不平等有时能够帮助有用的工艺取得进步”以后,邦纳罗蒂宣称,这种不平等可以毫无妨害地消失,因为“在今天,新的进步无补于所有人的真正幸福”。这就等于摒弃了知识分子为控制自然力并使之服务于人类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态度也是令人惊讶不置的。

平等派的共产主义的专制和集中的性质,同样是值得探讨的。在每个公社里,行政官员将根据上级政府的委员会的指令来摊派

任务和进行分配；这些委员会把估计可供调拨的剩余产品从富足的地区调往贫瘠地区，并对运输作出安排；跟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垄断权也操在这些委员会手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表明，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参加管理。从这个意义上看，选举的民主将对经济起支配作用：人民选出自己的行政官员，却要把全部权力都交给他们。然而，但愿人们不要仅仅对平等派提出责难，因为这是一个在任何一种制度下和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的难题。

V

最后，对于史学家来说，不要忽略在这部著作的论述中所难免的某些失实之处。邦纳罗蒂预先向我们说明，他并没有掌握全部的原始材料：密谋者的大部分材料在巴贝夫家里被抄走，藏在档案馆里的材料，在 1828 年的时候还不能利用，当时留在邦纳罗蒂和其他幸存者的手里的，只是为数不多的一部分材料；邦纳罗蒂不否认在他的著述中回忆录占了很大的位置。然而，在以后的 30 年间，他始终是各种秘密社团的热情鼓舞者，正如阿尔芒多·赛义德和阿历山德罗·加兰特、罗加纳最近为他撰写的传记中所记述的那样。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可能要问，在他写作的时候，他的思想是否还跟其他平等派完全一致。看来，在有关巴贝夫的介绍上有一点出入很大。在热月 9 日政变后的第二天，巴贝夫跟热月党人唱一个调子，并跟他们一样地诋毁罗伯斯比尔，这点邦纳罗蒂是不会忘记的。巴贝夫很快就转变过来，然而，如果说他也成为罗伯斯比尔的崇拜者的话，那他的感情也完全不如邦纳罗蒂，这种感情看来既没有妨碍他对忿激派和芽月受审者保持某种友好之情，也没

有使他沾染上自然神论的唯灵主义；而邦纳罗蒂却始终信奉神明的。因此，在邦纳罗蒂那里，共产主义保持着乌托邦文献中所惯用的那种伦理主义的痕迹。卢梭和罗伯斯比尔都把道德感看成是民主制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在实现共产主义中，邦纳罗蒂则用“良好风尚”来体现同样的作用。很可能，巴贝夫由于关注体力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而宁可更多地为无产者的利益进行呼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倾向于认为他跟马克思更为相近。由此可见，关于平等派密谋，还没有作出最后定论。

乔治·勒费弗尔

作者原序

在我们被宣判之前的瞬间^[1]，巴贝夫和达尔蒂^①在旺多姆最高法院被告席上和贵族分子的斧钺之下，得到了我给他们许下的诺言，我答应把当时被党派情绪弄得面目全非的我们的共同目标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世，以此来替他们伸冤昭雪。如今我已到垂暮之年，对于这个过去几次三番因故未能及早履行的诺言，现在是付诸实践的时候了。

由于要履行另一些义务，由于长期的和严酷的监禁，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法国三个不同的边远地区的为期更长而且往往使人极端苦恼的警察监视，我长期以来没有可能跟一些目击者就那次革命的一些伟大事件的原因交换意见，没有可能去寻找为了说明某些我想公诸于世的事实所必要的文献。然而，如果我不是因为担心给敌意行动和迫害提供新的口实的话，那么这部著作早就可以问世了。如今在岁月的催迫下，我决定发表这部著作，同时也感到有更大的把握这样做。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物几乎已经不在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的政治学说跟法国共和四年那个时候的民主派所宣传的比较起来，已经相差不知道有多远，因此再也不必担心人们进行危险的对比了。何况，使人们最终了解一个民主党派的真相，又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① 他们两人被判处死刑，而我跟热尔明^[2]、莫鲁阿、卡森、布恩、曼涅斯埃、勃朗多则被判流放。

由于我所追述的是一件极其豪迈的业绩，所以我必须交代清楚，我们是怎样投身到这个事业中去的。我认为，只有当我回想起当时革命所处的形势，回想起革命在那种形势中不断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回想起据我们看来曾对革命起过一定影响的好事和坏事的时候，我才能够作到这点。因此，在我的叙述中，首先是简单地回顾一下那次革命，一直追溯到我所要介绍的事件发生时为止。我并不想写一部历史，只是想把那次革命给我们留的印象记录下来。

要完成我给自己提出的这项任务，仅仅叙述一下巴贝夫和他的朋友们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或是打算做什么事情，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介绍清楚，他们给自己提出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以及他们怎样表明自己的目标正义的和必要的。因此，我必须把事件的过程跟他们的学说和方案的发展过程同时加以叙述。

我叙述这次密谋所能利用的资料，有我本人的回忆录，有这次密谋参加者所写的东西，有法庭对他们的审讯材料，以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表的若干片断材料^[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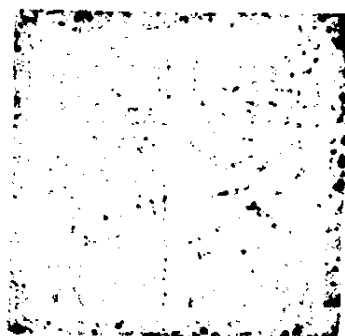
并不是全部文件都被警察搜获。不在巴贝夫身边的文件，有一部分被一些过分谨慎的朋友销毁了，其余的文件被我找到了，现将这些残缺不全的文件按照他们原来交给我的那样，原封不动地加以发表。

我并不是不知道，我所要介绍的那些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一定会受到不少人的责难。但这不足以成为不公布这些原则的理由。何况，在人们想像中的某些谬误，已经成为颠扑不灭的真理

了。难道不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被文明社会表面的浮华现象和那些以指导社会舆论自命的人们所鼓吹的制度弄得眼花缭乱吗？也许，他们会认为这些原则是重要的，但对于那些坚信这些原则的正义性、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树立这些原则、最后并以自己的鲜血去凝固这些原则的英勇的公民们，却抱着某种遗憾心情来追忆他们。

就我来说，由于跟这些英勇的公民们的见解一致，因此牢牢地跟他们联结在一起。我支持他们的信念和努力，如果说我们是错了的话，那么这种错误至少是严重的：因为他们把它带进坟墓里去了。至于我，从那时候起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始终坚信他们所珍视的那种平等制度，乃是能够满足一切真正的需求，能够给予有益的激情以良好的诱导，对危险的情欲实行约束，能够使社会自由、幸福、和睦与长存的唯一的制度。

菲力浦·邦纳罗蒂



为平等而密谋

——又称巴贝夫密谋

法国革命时期各政党及其性质

在那些使法国革命如此丰富多彩的党派中，只有一个政党值得学者加以重视。因为这个政党一贯秉承自我牺牲的精神致力于人类真正的解放。

野心、嫉妒、贪婪以及标新立异的癖好，促使人与人之间展开一场可悲的斗争：一些人为旧王朝的复辟而战，另一些人为新王朝在法国的登基而战，还有一些人则为了把政权从一个等级转到另一个等级的手里而战。所有这些人，他们一心一意所追求的只是权势和来源于权势的种种生活享受。正当这个时候，一个公民阶级在渐渐地形成，这个阶级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则，也希望发生一个巨大的政治变革，然而，这样一种变革，是跟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野心家们的观点和感情大相径庭的。

力图在法国建立起新的统治形式的党派^[4]，我们看到确实很多，然而，愿意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彻底改革社会的人，却寥寥无几。

因此，登上革命舞台的许多人物，只是努力使一种统治形式压倒另一种统治形式，而对于那些任何合法统治都必须为他们谋利益的人们的命运，却漠不关心；也就是因为这样，许多所谓立法者认为：他们判决了一个国王^[5]，并用几个人的权力来代替一个人